

為空軍八一四勝利八十週年而作

——緬懷兩則空軍人的往事

· 高興華 ·

前言

今年，欣逢中華民國空軍八一四勝利八十週年，敝人不揣鄙陋，謹就自行梳理的資料，以及朋友贈送的檔案，撰寫兩則緬懷空軍人的往事，以紀念當年的前輩們在那種動盪、艱困的大時代環境下，不畏日寇的侵略，誓死保衛中華民國，犧牲奉獻，英勇抗敵的事蹟，與空軍月刊的讀者分享，讓身為後輩的我們得以了解，在當時那個異族入侵的歲月中，他們以責無旁貸的使命感，爲了國家、民族，做出了自己認為該做、當做的事，這種偉大不朽的高貴情操，當永傳後世，以誌不忘。

淞滬戰役中力抗日寇的空中勇士

根據民國廿五年三月中央航空學校編纂的校史概要中所記載：「廿一年淞滬一、二八之變起，敵機一日數至，必欲毀滅我剛才萌芽之幼稚空中武力而後已，本校處此嚴重局勢之下，一面以沉著之態度與敵人周旋，一面則謀積極之擴充，二月二日我空軍在蘇州上空與敵相遇，我以一機與敵數機相鏖戰，終以衆寡不敵，異國壯士蕭特死焉。廿六日晨，敵機十五架來校擲彈，我驅逐機十架應戰，激戰良久，敵逃，我飛行員趙甫明陣亡，石邦藩隊長左臂中彈，是爲本校二二六寬橋抗日紀念日。」

另根據民國前八年出生，與石邦

藩同期畢業的李天民前輩，在其鉅作《中國航空掌故》第一一四頁中，曾紀錄了他同學石邦藩口述的一段回憶，因原文內容太長



沈延世戎裝照。

筆者僅擇部分內容引用於下：「在近代史上，中日陸海兩軍接觸，曾是數見不鮮的，至於空軍對戰，要算『一、二八』上海事變期間是破題兒第一遭，那時我國空軍雖已擴充到七個隊，當時這七個航空隊中，只有我石邦藩帶的一個隊——航空二隊，是全新式九架德製「H」雙座戰鬥機，這是廿六日拂曉，「H」機在發動了，忽然另一種沉重的音響，自遠處衝進耳鼓，遙望東南方向隱約的幾個黑點，糟糕，敵機真的來偷襲了！我起飛後，橫斷錢塘江去爬高，爲確實監視敵機行動，不做盤旋上升，而就在敵機左側兜一大圈，繞到敵後去做有利的攻

擊，敵機經我第一次攻擊，好像沒動靜，在第二次衝擊後，它的梯形隊已經不能正規的保持了，當我做第三次攻擊時，敵機散亂各自分飛，再也找不出兩架以上的正副目標，但它們不約而同的都轉向東南，開始了它們回竄的途程，有兩架機，拖了很長的尾煙低飛逃去。第一回合好像我機未被擊中，只看見不少曳光彈，從機旁掠過，第二回合不容思考的又來了，纏鬥，則彼眾我寡，自知力單，於是決心採用衝擊戰術，拉長距離爭取高度向他們俯射，當第二次衝過敵陣，我正想起『後座何以無槍聲？』的時候，沈延世拍著座艙喊叫起來，他向我做出很顯明的手勢，我知道後座機槍發生了故障，當我再衝進敵陣時，體會到該節省子彈了，最使我感動的，雖然後座機槍不能發射，而每在接近敵機時，沈延世照常搬動轉盤，揚抑槍身，做著射擊姿勢，使敵機不敢由我上方向我俯擊。但是，不幸的在一次疏忽的小轉彎進行中，敵機一排子彈射中我的座艙邊，我左臂受傷了，當時感覺左臂一陣湛涼，繼而就麻木不能屈伸了，敵機對我完成了包圍形勢，使我無法脫離戰場，忽然發動機冒出火煙，聲調惡化，接著很強烈的震動起來，我曾想要跳傘，但想起沈

延世，他被我拖上飛機時未及帶傘的，我決不能犧牲我的戰友而獨自逃生，一度緊張的情緒又平靜下來，心想我需要自救，並救我忠義的戰友，當我隔絕了油電路，雙膝抵住駕駛桿，用右手搬開滅火器，發動機火焰真個熄滅，我立刻鼓起餘勇，利用飛機的餘速，做著不規則的偏轉，向下滑降，著陸後觸及田埂，又跳過一段水田，很幸運的安然靜止了，可是敵機也同時追跡而下，對我掃射，沈延世將我拖離了座艙，躲到飛機下面隱避起來，沈延世怕我不能持久的彎腰避彈，用他的全力來支撐我的上半身，敵機仍穿梭掃射著，這是我在整個戰鬥過程中，最踉蹌的一個場面。另一個急智、熱情感人的鏡頭，是在敵機去後，韓籍飛行員田相國，是跑來營救我們的第一人，他割下他襯衫的前襟，為我將上腕紮緊，便同沈延世攙扶我慢慢步到公路邊。在杭州廣濟醫院經檢查係達姆彈傷，與我同時入院的是第六隊的飛行員趙甫明，彈傷胸部，比較嚴重。他看到我被六架敵機圍攻，欲前往應援，被另外三架敵機截擊受了傷，他雖傷及要害，而能忍痛平安降落至喬司機場，這種堅忍不拔的精神，更值得欽佩。數日後晨起換藥，發現創口有異兆，周圍膚色晦暗

，繼而流血不止，同時體溫驟增，脈搏及呼吸緊促，醫生想盡辦法急救，體溫終未降復，他們急電上海請得某傷科專醫前來，研究結果勢必鋸去左臂，方能保得生命，遂於三月七日施行斷臂手術，又因我流血過多，適我三胞弟邦正由北平聞訊趕來，為我輸血三百毫克，生命算是保住了，而從此便成了殘廢。趙甫明傷勢本就危險，經過多少名醫治療而無起色，就在我斷臂後一週間後與世長辭，他是我中國空軍捍衛領空，打擊外寇，為國捐軀的第一人，政府為追念國殤，特明令表揚，並將喬司機場命名為『甫明』機場，使趙烈士英靈永垂不朽。連我那隻鋸掉的左臂，也用防腐措施固封在玻璃缸內，並附有記載，列為航空署重要檔案，我傷癒後，委員長在武漢行轅傳見我時，曾雙手撫摸著我這一段殘肢，灑下慈憫的熱淚。委員長當時兼航校校長，他希望我殘而不廢，派我到航校入伍生總隊當總隊長，當下覺得自己唯一的任務是在鼓勵後進，發揚革命空軍傳統精神，把『為國家禦侮，為趙烈士復仇』的神聖使命，寄託在他們身上，我常高舉著我僅有的這隻右臂，給同學們講述這一段慘痛而遺憾的戰史，特別指出敵機的真實弱點，以祛除他們畏懼的

心理，養成一旅忠勇持重的空中鬥士。」

從以上這兩段引用的內容中，可以遙想當年這些英勇的空軍前輩們，以自己的熱血生命，義無反顧地獻身於疆場，報效國家，這種精神感召了後來在八年抗戰中，許多入伍的空軍人，他們也紛紛效法前輩們的愛國精神，前仆後繼，奔赴戰場，與日寇作戰，創下了許多叱吒風雲、可歌可泣的偉大事蹟，充分發揚了筧橋精神，狠狠地擊潰日軍的士氣，而今，當我們在熱烈慶祝中華民國空軍八一四勝利八十週年紀念之際，也不要忘了當年的中央航校二二六筧橋抗日紀念日，那一天可謂是「筧橋精神」奠基的神聖日子，讓我們永遠記得這一天，以勵來茲。

修復日本天皇號飛機的空軍人

好友吳厚明年前寄贈七張飛機照片給筆者，其中一張照片的背面寫著：「日本天皇號在馬良集上油情形」，經檢視相片，發現飛機的尾翼上有我中華民國空軍藍白飾條的塗裝，但是筆者對於照片中機首略呈方形的雙螺旋槳飛機，一時之間竟然無法辨識出來是屬於我國哪一型飛機，同時心

中滿腹疑惑地想著，世界上只有日本有天皇，且日本曾侵略過中華民國，我們的空軍怎麼會有這樣一架被命名為「天皇號」之雙螺旋槳飛機呢？難道是當年日本戰敗後，日本天皇爲了感念中華民國政府「以德報怨」的政策，於是將他的飛機贈送給我國？但照片中似乎又有飛機外蒙皮及尾翼修補的痕跡，以及偽裝般的用蘆葦包覆飛機，不能被其他人發現似的；經詢問好友吳厚明，他告以照片係得之於販賣舊貨的小攤，他也不知該批飛機照片的原委，筆者基於好奇心，便以「昭和、朝日新聞、天皇號」等關鍵字搜尋日本的相關網站，所查到的資料內容讓我倆相當吃驚，也因而解開這批照片的謎底。這則是筆者從電腦下載之日本昭和十四年五月五日《朝日新聞》有關天皇號被擊落的記述，其標題爲〈啊！駕駛航研機的兩至寶 藤田少佐等喪生大陸〉，內文如下：

另《每日新聞》在日本戰敗後，也曾發表了天皇號事件，記載如下：「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七月，支那事變爆發的時候，陸軍雖然開發了新型轟炸機九七重爆，但生產中依然存在問題，不敷使用。爲此，陸軍緊急從義大利購買八十八架「飛雅特BZ.20」轟炸機，又稱『一式重爆』，是曾經威震衣索比亞前線的轟炸機。但是，前線部隊卻對此型機提出許多意見，比如航程不足，炸彈搭載量不如預期，操縱複雜困難，對其評價不高。這時，海軍已經製成性能優良的「九六式陸上攻擊機」，在越洋轟炸等行動中十分活躍，陸軍方面十分焦慮，因爲購買『一式重爆』，只是根據義大利方面提供的書面資料所做出之決定。這樣，陸軍對於此款轟炸機性能爲何？特別是遠航能力等均無概念，便將此型機的驗證任務交給藤田少佐。他因駕駛航研機的長距離飛行記錄而具有很高的聲望。

藤田少佐與曾共同駕駛航研機完成創紀錄飛行的學生——高橋准尉一起執行驗證任務。他們從日本本土到臺灣之間往返飛行，並認爲如果技術純熟且準備充分，「一式重爆」是可以達到預期航程的。爲了做進一步的驗證，藤田從「各務原機場」起飛，前

往上海的大場鎮飛機場。這次飛行比較順利，到達「大場鎮機場」後，看來飛機的性能還游刃有餘。看到飛到上海後燃料還很充裕，他們按照計畫繼續進行向漢口的試飛。不料，那天漢口的天氣惡劣，雲層很低，因此，在無法找到機場的情況下，藤田飛越了戰線，在燃料將盡時被迫在敵軍的沙洋鎮附近降落。爲了保持機密，他們摧毀飛機並試圖逃走，途中與中國兵發生戰鬥，結果全員戰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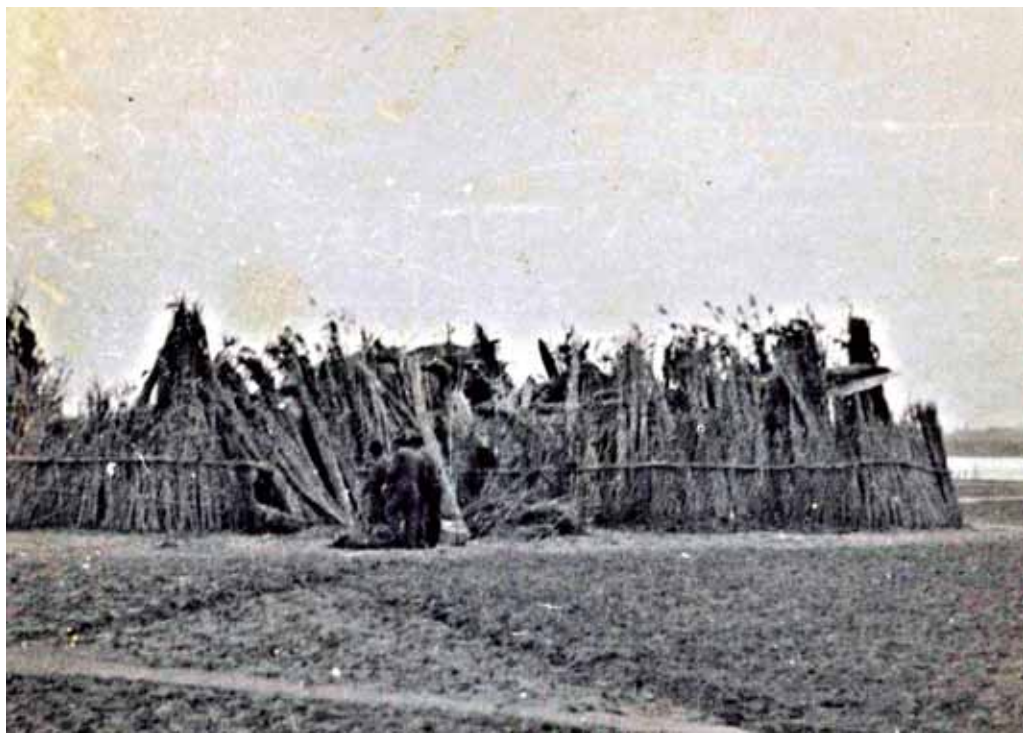
另據《朝日新聞》報導之「六勇士的合同葬儀」乙文所載：

「放置六人遺骸的朝所內機庫裡面徹夜燈火通明，滿懷深切懷念的同僚們徹夜不眠爲其守靈，自參謀總長親王殿下（即日軍參謀總長閑院宮）以下，陸軍大臣、航空總監、東京市長、帝國大學航空研究所、朝日新聞社等各方面敬獻一百多個花圈。接受各界公祭的、在祭壇上方懸掛的紀錄六人姓名的白幡，令人回想他們的功績。白木祭壇上遺骨的上方，六勇士的照片投射出凝固的微笑。」

有了這些發現之後，筆者進一步尋找中文網站中關於天皇號的相關資料，發現中央社的圖庫中有兩張標註「天皇號殘骸，實則爲兩名死亡日軍空勤人員」的遺體照片，但因版權問

題，此處不便引用，有興趣的讀者，可上網搜尋中央社圖庫，即可看到。同時也在網路找到以下的幾份敘述有關「天皇號」的文字資料：

「民國廿八年，國軍第三十三集團軍所轄三十七師師長吉星文少將率部隊，駐防在湖北沙洋縣馬良集鎮一帶，於一月卅一日下午四時許，一架



工作人員將天皇號用蘆葦偽裝起來。

日本敵機拖著長長的黑煙，由沙洋向馬良集鎮低飛而來，墜落在孔家灘上，機內多名日軍卸下飛機部分零部件，劫了河中一條小船，殺死船工準備逃跑。這一幕被駐防官兵發現後，隨即投入追擊，守軍楊懷本營長率部從新城沿河向上游堵截，敵船此時行駛至沙洋鎮東南關帝廟一帶，河岸彎曲，敵船捲入漩渦之中，欲進不能，雙方發生槍戰，六名日軍均被擊斃，船被拖到西岸後，發現船上除六具屍體外，收繳文件、地圖、日記、手槍等物七十餘件，在渡邊的日記中，有他兩次指揮轟炸重慶的記載，在他的軍刀

上刻有「天皇御賜」字樣。隨後，敵屍被運到沙洋縣街上一塊空地上陳屍兩日，用白布條書寫姓名、官銜，分別置於各屍體上，然後被駐軍埋於大堤內任家橋畔。」

「日軍在民國廿八年一月卅一日派遣九架轟炸機，配合地面部隊向沙洋攻擊，國軍第四十四軍第一四九師八九三團團長李禾農指揮全團重機槍向日機射擊，「天皇號」被擊中，迫降在沙洋鎮東北約十公里的襄河東岸。」

綜合上述說法與日本在戰後每日新聞所報導的天皇號事件，筆者認為當天上午日軍轟炸機確有飛來沙洋轟炸，因此，李禾農團長下令部屬以馬克沁機槍(Maxim gun)還擊；當天下午，尋找迫降而低飛的「天皇號」接近八九三團防區時，被誤以為是前來轟炸的敵機，因此被馬克沁重機槍集中火力擊傷而迫降，機上六員日軍後來被國軍擊斃。此外，網路上還查到當年成都空軍第八飛機修理廠修造課長黃渭雄少校的回憶文章：

「該架日機被擊落後，航委會派成都空軍第八飛機修理廠修造課長黃渭雄少校率領搶修隊前往沙洋處理後續事宜。經研究後認為『天皇號』可以修復，建議就地修復。於是經過兩

個多月的搶修，初步修復成功。民國廿八年四月下旬，因馬良集市面無油漆出售，有人建議用黃泥巴替代油漆，將太陽徽標及『天皇號』三字覆蓋後，飛往宜昌機場全面檢查。出乎預料的是『天皇號』塗上的黃泥在飛行途中被高空氣流沖得一乾二淨，露出原有徽標與字樣後，被宜昌境內的地面防空部隊誤擊。『天皇號』迫降在長江江灘，宜昌駐軍立即在迫降地點包圍這架來歷不明的飛機。為避免意外發生，五名乘員打開艙門高舉雙手跳下飛機，黃渭雄下飛機後，向圍住飛機的官兵宣講飛機來歷，在場官兵熱烈歡迎！在宜昌短暫停留時，機組人員由宜昌駐軍緊急送上藍、白兩色快乾油漆，夜間將飛機上的太陽徽標改成青天白日軍徽，因飛機係在湖北沙洋繳獲，遂經請示命名為『沙洋號』，將原『天皇號』字樣覆蓋。次日晨霧剛散，宜昌駐軍派部隊將剛誕生的『沙洋號』飛機推到沙灘盡頭，飛機加大馬力騰空飛起，順利飛向藍天。不久，『沙洋號』在成都空軍第八飛機修理廠進行整修後，改裝成轟炸機，列入空軍轟炸總隊，在對日作戰中屢建戰功。」

筆者在國發會檔案局的網站中反覆尋找，都找不到當年成都空軍第八

飛機修理廠關於修復這架日本飛機的檔案，中央社的檔案中也查不到當年關於此架日本飛機的相關新聞，因此只能引用網路上的相關描述，好在有當年天皇號飛機在馬良集掩蔽以避日機轟炸，以及加油，起飛等的照片，證明當年確有此事。

而黃渭雄課長與其他維修人員，以及將飛機飛往宜昌，再飛回成都的飛行機組人員（目前還未查出姓名），他們當年在日軍隨時有可能來天皇號迫降現場攻擊的危險情況下，不畏艱險，急中生智，並同心協力，不眠不休地努力工作，終於讓我國擄獲由義大利墨索里尼送給日本天皇的「天皇號」，並於修復之後，重新飛上藍天，加入中華民國空軍抗日的行列。他們也許都不健在了，但是做為對日抗戰的小螺絲釘，他們真的完全發揮螺絲釘應有之功能，堪稱一群辛苦的無名英雄，令人敬佩！

後記

筆者並未受過史學方法之訓練，撰寫此篇拙文係引用友人贈送，以及個人手邊蒐整、網路查詢等資料，倘有欠妥之處，懇請空軍前輩，讀者諸君賜教、指導。